样子

梅子涵

我当知青时，每次回家休假，都会在途中吃饭，不喜欢肚子饿。从农场到家，路上几乎要半天，我有时在南桥吃，有时在西渡吃，有时在市中心吃。于是那一次就在西藏中路市百一店对面的一个饭店吃了。我每次都是点一个菜，一个汤。那次点完菜坐着等时，看见对面的圆桌前坐着一个戴贝雷帽的男人。他吃饭时依旧戴着帽子，那时他点的清炖小白蹄刚刚端上来。他在小碟子里倒了一点酱油，就舒展双臂吃起来。他有四十多岁了吧？目光安定，可是神情里有很多的兴致。我是不喜欢吃肉啊蹄髈这些的，小时候吃厌了。童年的院子里，部队的伙房经常烧白炖肉，我说是萝卜，指着大锅说："吃萝卜，吃萝卜，"后来就厌了。这应当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着一个人很有热望，可是斯斯文文地把一只清炖小白蹄吃得干干净净。尤其是他一丝不苟地夹着一小块蹄髈皮蘸一蘸酱油放进嘴里，往下一咽，太让人着迷！他没有点别的菜，在那个不大的圆桌上，那餐午饭，他只吃了一碗饭，一只清炖小白蹄，但是他把"妙不可言"留在了对面桌上的两只眼睛里。我回到家里，外祖母问我："你想吃什么菜？"

子涵夜话

我说："清炖小白蹄！"我又强调："是小的，不要很大。"因为那个男的吃的就是小的。端上来时，他先用勺子喝了两口汤，吃了一口饭，然后就慢慢地把那个小白蹄吃完了。一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吃清炖小白蹄，小碟子里一定要倒一点酱油，皮蘸一下酱油，然后吞下。

我非常不喜欢看见抽烟，烟味让我头晕和紧张，所以也就根本不会去看哪个人抽烟的样子好看不好看。那天早上从一个酒店出来，等候接我的车，看见一个头发棕色的外国女人坐在角落里抽烟。她没有通常样子地夹住或者捏着一根香烟。我第一眼第二眼甚至第三眼看见的只是一根很细的白烟在她的嘴前飘动，弯弯悠悠地转圈。然后看清楚她的手里握着一个烟斗似的东西。香烟插在烟斗里。我没有看得很清楚，她是如何把烟斗握得几乎不被看见的，整根的烟也只露出一点儿红的闪耀。我很想靠近一点儿欣赏。心里想："烟怎么会抽得这样漂亮！"她应该有五十多岁了。实在看不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或者别的哪个国家。后来接她的车来了，接我的车也来了，我的车在她的车后面。我对接我的人说，我刚才看见前面车里的一个女的抽烟，抽烟怎么会抽得这么漂亮！他不太明白我的意思，只是"哦，哦"，我说刚才我很想走近些拍张照片的，可是不好意思，人家还以为我要干吗。其实我刚才蛮好走上去试着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抽烟的样子像你这么漂亮的！她也许会说："你想抽一根吗？""我不喜欢抽烟，会头晕和紧张，可是看见你抽烟的样子，我想抽烟了。"当然，我必须有一个漂亮的烟嘴，握在手里让人看不见，甚至连烟也几乎不被看见，只露出一点儿燃烧的红，一根很细的白烟在嘴前飘动，弯弯悠悠绕过鼻尖。不过即使这样迷人，我也一定像她那样没有声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带些隐藏地散发出。

培罗蒙做衣为顾客立档

贺友直 图/文

当今在穿着衣服问题上请人缝制的事是不大会有的了，多数是到服装百货公司选购现成的。在旧时上海，有专营蹩脚西装的地方：如湖北路（旧称大兴街）淮海路（嵩山路近段），这种地方专卖现成西装，面料次，做工差，穿不几天就走样。要考究到慕尔鸣路（茂名路）法国总会对面的西服店，面料自选，裁缝师傅是挂牌的名师，穿这么一身洋装当然挺刮，其花费之可观自不待言。我自有了固定工作后，除了工资还有外快，收入一丰人就会要摆场面，这首先要讲究穿着打扮，在专卖呢绒毛料店里买了一块舍维呢，到属于中上等级的培罗蒙量身缝制，到底是名店，这套中山装穿在身上不止合身，对镜一照，自觉形象光鲜不少。这之后我又去培罗蒙定做中山装，待衣料才放到柜台，量身师傅就问："来做过吗？"答："来做过。"他立即在柜台抽屉里取出一本簿子，问我姓名，翻到一页，我的姓名赫然在上，并且衣裤的宽大长短尺寸记录得详细清楚，以此对照当时的身材稍作改动即可。这就是做事业的用心，这就是到位的服务。

走街穿巷 忆旧事

不剩菜

（马来西亚）朵拉

20年前初次走进中国，当地朋友请客，餐点之丰富和多样，不只叫人大开眼界，还应该以瞠目结舌来形容。打从开始的冷菜，继续来热菜，加汤水，再加面食，再加甜点，数不清多少样，远方的客人报以目瞪口呆。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请客，一般也就是四菜一汤，重要客人最多再加一两样，招待的顶高级别，来个八道菜包括甜品，已经叫丰富又充裕。见识不广的人被中国人请客，心里没有数，但吃了四五样，觉得肚子已经饱胀，其他的再来，最多也只是筷子沾一下，结果，看着菜肴一盘一盘叠高，最后几乎没有人动筷子，大家都没法再吃了，菜不但没撤下，且还在继续上。

这样的景观固然让人感受到主人的无比热情和盛情，可是，节约成习惯的外国来客，感觉实在太浪费了。

朋友提起他到德国吃饭，才点两道菜，再点第三样，餐厅老板不允许，告诉他，吃完了再点，还顺便"教训"他不得浪费，提醒他食物也是世界资源，浪费是一种罪恶。朋友不明白的是，为何德国人不懂得赚钱？餐厅老板明明白白告诉他，世界资源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应该存有共享的心理而不是极尽豪奢地浪费。

社会越繁荣，人们越富有，从前的打包剩菜时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记得小时候，不论城里乡下，宴会时总有人把吃不完的菜打包回家，隔日切点咸菜，大芥菜，再把剩菜倒下，加几根辣椒干，槟城人的俗语叫"菜尾"。"菜尾"听起来很不像样，但吃起来味道却比"原来的菜头"（烧鸡烤鸭咸猪肉）还更可口。曾在霹雳州一个叫实在远的小城住过，那里多是福州人，第一次参加婚宴，大开了眼界。上菜时连带放几个塑料袋在桌上，异乡人好奇，那是做什么用的？打包剩菜。一个当地人回答。这真是好的习惯。那人还当指导老师，你带回家，隔天加点青菜什么的，煮一锅，下粥很好吃。这和从前的槟城同样的作法。

一直记得一道食谱，名字就叫"打包年菜"，作者来自台湾地区。她发现在农历新年期间，家家户户过了除夕，都在为剩菜烦恼。因为中国的传统习俗，除夕的菜不许"光盘"，留菜意思是希望明年仍有丰盛的收获，丰富的食物。因此她建议，如是早餐时间，把剩下的鸡肉撕成丝，再切几片青瓜，当成面包的馅，就变成三文治或汉堡饱了；午餐就处理剩余的烤鸭，加入冬粉青葱，烤鸭味道变得不那么咸，冬粉则吸收烤鸭的香味，青葱可以让这道菜有新鲜的清香味。晚餐可将没吃完的猪肉，切小块，再把荷兰薯也切小块，先把荷兰薯炸一下，加进咖哩料，不加椰奶，添入牛奶对身体较好，这会儿就变出一道咖哩猪肉。

剩菜如是自家人吃的，大家可以放心接着吃，自从好时光在单纯的社会消逝逐渐飞越之后，现在已没人敢再把剩菜带回家。"这时代，那么多传染病，同桌的人多不熟悉，谁知道他什么病嘛！"这话不无道理，为了健康，还是不要把别人的剩菜带走的好。

倘若不想剩菜，那在开始点菜时应有所计算，中国人对朋友盛情十足，有友人到访，恨不得把最好的食物全都拿出来款待客人，这个我们明白，考虑到吃不完又不带走的话，那还是尽可能少叫点菜，在推广人人都成为光盘族的年代，大家肯定不会见怪。

单独和孤独

周炳揆

单独和孤独一字之差，意义却截然不同。常听人说："别打扰我，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这些都说明，人有时候需要单独，甚至会很享受单独的时光。

但是，即使是渴望单独的人，有时也会闪过一丝孤独的感觉。研究人类进化的专家认为，孤独感是人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人是依赖和其他人群居而生存的，孤独感是对人的警示，表明有被捕捉的危险。然而在物质文明日趋发达的今天，孤独已不再具有积极意义，相反对身心是有害的。

最常见的孤独，往往起因于亲人的逝世、离别或者是恋爱关系的破裂，当今社会的"空巢"现象、担心受怕、长期居丧、好心没有得回报等等，往往也和孤独有一定的关联。研究表明孤独和酗酒、抽烟一样是使人早逝的因素之一，相比肥胖、不运动等不良生活状态，孤独更有害。

时下人们迷恋于网络，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功能受损，所以，单独和孤独还是存在一定关联的。但有孤独感的人并不一定是单独的，有时候，参加聚会也会感到孤独。我曾参加一次老同学的聚会，其中有一位老同学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婚，而那次聚会的议题大都是和配偶一道举家旅游、孩子的工作、婚姻状态等等，几天后，这位未婚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他在聚会时感到孤独。

有孤独感的人可以想办法自我解脱，首先要敢于承认自己受到孤独的困扰，再想一想能做些什么来摆脱孤独。比如读书，散步等，定期、定时地参加社区的读书班，或是健身活动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这些都不奏效，那就找一家熟悉的餐馆去吃晚饭，和店老板、侍者聊聊天。

故乡是永远的方向

陆梅

我后悔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所以现在想讲出漂亮有些词穷。

上海衡山路是我很熟悉的，喜欢它的房子和路边梧桐，也特别喜欢这一头的衡山宾馆和那一头的教堂。一些年前，我正从这一头往那一头走，猛然就看见两个老人站在路牌前说话。他们一高一矮，都穿着合身的全毛大衣，围着围巾，从头到脚清清爽爽，没一点拖沓和凌乱。高个的老人背有点弯，矮个的笔挺，年纪都应该超过八十岁了，高个的应该更老一些。他们是走在路上无意相遇的吧，正在交谈，教养很好的声音只有他们彼此可以听清楚。他们的目光真是镇定，又有很多热情的气韵，他们是在说着很多年前的事情吗，还是说着现在过的每一天呢？他们是很久以前的同学，还是很久以前的战友、同事，或者住在同一公寓里的邻居？但最重要的是，现在他们都很老了，可是他们仍旧不拖沓，不凌乱，从头到脚清清爽爽，穿着全毛大衣，带着围巾，眼睛不仅镇定，还那么有气韵，从容呼吸着在路上走，无意相遇了，便轻声交谈，成为马路油画。

我那时想，老了原来也可以让人不害怕的，甚至还愿意凝望，有些令人向往；我那时还想，我老了一定要穿全毛大衣，如果遇见老朋友，不是只站在路牌前说着日子的那一头和这一头，我会请他去旁边的咖啡馆坐下，我买单，我的钱放在大衣口袋里的漂亮皮夹子里，边上的人看见，会说，这个老人的样子真优雅。我的油画里的颜色不能马虎。

不经意的，我和清漾相逢了。这个叫"清漾"的古村落，和很多古风淳朴的村落一样，也是青山怀抱、白墙灰瓦马头墙，村庄不大，300多户人家、1000多位村民。然而你却不可小看了这个古村落——它是江南毛氏的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也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和民国第一位总理熊希龄夫人毛彦文的祖籍地。

我在清漾祖宅和毛氏名人馆里还看到了毛氏的繁衍与迁徙：毛氏从周朝开始，最早居住在长江以北；后因战乱南渡，迁居江南。江南毛氏的始祖叫毛宝。毛宝的儿子因战功受封，居住在信安（即今衢州一带），从此繁衍生息，称为"三衢毛氏"。毛宝的第八代后裔中，有个叫毛元琼（号清漾）的人，迁至江郎山北麓，后来其子孙以毛元琼之号命名村庄，清漾村的历史由此可溯。祖宅的中堂（合敬堂），供奉着的正是清漾毛氏始祖毛元琼（清漾公）及其夫人塑像。

这清漾祖宅，屡毁屡建，历经1500余年。砖瓦木结构，三进三天井。大门之上"清漾祖宅"的匾额，为胡适1933年所题。大门前的楹联："天辟画图星斗文章并灿，地呈灵秀山川人物同奇"，为苏轼所撰。祖宅的后堂（追远堂），悬挂着毛氏历代名人画像，其中有我们成语中熟识的"毛遂自荐"的毛遂。

清漾毛氏，历史上出过8位尚书、83位进士和很多知名人物。如宋代的礼部、户部二尚书，又是音韵学家的毛晃、毛居正父子；北宋著名词人毛滂；江山第一个状元南宋开禧年间的毛自知；明代礼、吏、刑三部尚书的毛恺和近代国学大师毛子水等。

那么"毛泽东祖居地"又如何说起？

2002年3月，66卷清同治版《清漾毛氏族谱》首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族谱的发现，为专家考证提供了切实依据。依据族谱显示，毛泽东的祖先毛让由江山清漾迁居江西吉水龙城，成为江西吉水毛姓的始祖。吉水仙茶乡人毛太华赴云南从军，因军功由云南到湖南定居，为韶山毛氏的祖先。

这个以毛姓为主的小小村落，却原来，蕴含着如此不一般的历史。——其实不知道这些历史也无所谓，在你抛下城市负累，无意间走进这样一个古村落，你的脚步定会慢下来，你的呼吸也变得清和顺畅，这时候，经由你的眼睛和身心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愉悦的、审美的，这才是行走的意义。

有时候行走是一种凝视。我在清漾村口看到一棵古樟树，这棵樟树盘根错节，瘢痕累累，人类再强大，也活不过一棵树的沧桑。如果你足够敬畏，或可领受那天籁般的寂静与神秘。一如毛姆的吟唱："夜晚，我站在大树下/静静地倾听/倾听大树为我讲述/关于大自然的故事……"

写这文章的当日，恰好来送快递的女子小苗指指我摊在桌上的清漾古村落照片说："咦，这就是我们家嘛！我们家就在江郎山下……"一时惊异，遂又惊喜。在来来去去送快递的人员中，小苗是我们办公室最熟识、也做得最久长的一位。我曾送她两个留守老家的孩子课外阅读的书，真没想到她的家就在江郎山下的古村落……家于她，即便是遥远得印在画册上，一年两年的回不去，终究仍然是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是离开总还记得回来的出发地。没有历史，开始就是结束。故乡才是历史，是盘根错节的森林。

十日谈

衢州行

衢州是南孔的家园，请看明日本栏。